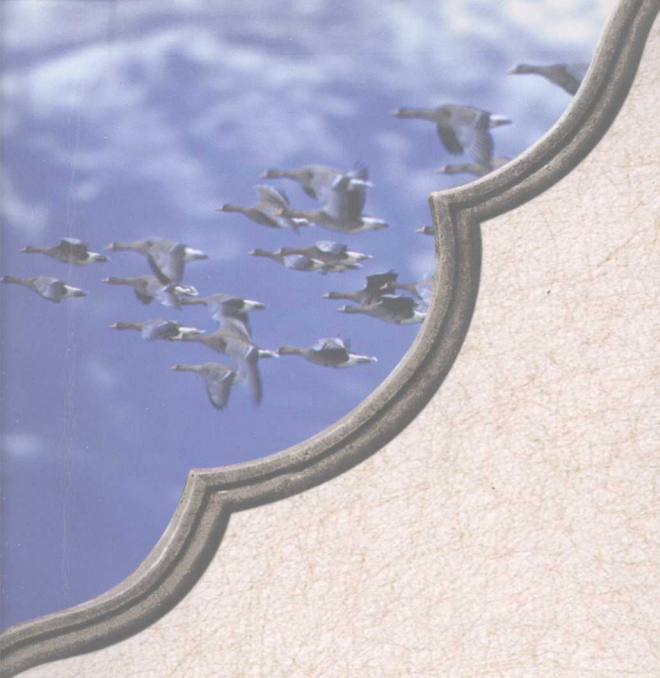




天上的云

PENG JIANG WEN YI 关榆林



珠海出版社

天上的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关榆林 著

藏书章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上的云 / 关榆林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11
(蓬江文艺丛书 / 余教主编)

ISBN 978—7—5453—0115—1

I. 天… II. 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6760号

蓬江文艺丛书·天上的云

© 关榆林 著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装帧设计: 李锡强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37.375 字数: 30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115-1

定 价: 238.00元 (全1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散文小说集。

作者喜欢观察。这观察不是有为之，而是本能使然。几十年的积习，升华为本能。日常生活中，出门即东看西看，看过之后，免不了“思来想去”，于是有了心得，赶紧执笔记下，又兼随意发挥，日积月累，便积攒了一堆“闲言碎语”。这些都是小家子的琐事杂务，上不到儒雅大堂，只好闲来信步潭江岸边，猎得几帧“江岸风景”，或是午夜梦回故里，勾起模糊的“乡间回忆”。有时亦会静坐驰思，念念不忘昔日行走神州的“大地印象”。

以上种种，都记录在前面五辑共七十篇散文里面。

最后一辑“一些人物”，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那是小说。

前言(代序)

上一本集子《遥远的天空》出版距今整整六年了。也就是说,这本集子收入的都是自2002年7月以来的东西,计八十二篇,其中有两篇是上次遗留下来的,今次一并塞了进去。这样的篇数足够凑本集子了。这是前三本集子的责任编辑说的。他说这样的篇数本子不会太薄,也不会过厚,适中。

原先的想法,是编一本纯散文的集子,计有七十篇,厚度也可以了,但翻看剩下的十二篇小说后,又不忍将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毕竟花费了我好些心血,应有它们保留的位置。可这样一来,散文集子便不纯粹。为难间,我记起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今年五月故去的前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前花城出版社总编李士非先生在看过我的第二本集子《黄皮花开》后说过的话:“其实你的小说可以当作散文来读。”我又记起,早在1974年4月参加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南海大沥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时,就有过“没有矛盾的小说就是散文”的说法。这说法当然只是当时圈内的一种议论,或是某些人的一种见解,正如小说本以刻画人物为主,现在却风行过去批判过的“题材决定论”。言归正传,今天重提那个说法,只为自己把这十二篇小说编入集子找借口:把它们当散文来读也行,当小说来读也行……干脆,又来一本散文小说集。这无可不可。主意打定,我就把这十二篇小说编为一辑,取名“一些人物”,放在最后,以示本集以散文为主。

方案既定,就该为集子取名了。为取书名,颇费了一些斟酌。

既以散文为主，书名必须体验出散文的韵味，让人一看书名便知此乃散文集。我曾考虑过取名“××集”的样式，但觉得似有故作深奥的嫌疑，于是放弃了。想来想去，最终决定还是采用最普遍的做法，即在集子的所有篇目中找一既醒目又有一定涵义的篇名来作书名。把目录反复看了几遍之后，我的目光最后停在《天上的云》的篇名上。

这个名字再好不过了。“天上的云”，这名字既平实又有意义。天上的云令人有浪漫的遐想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天上飘动的云，虽似虚幻，其实它是一种实在的物体。

云，实在是太精彩！

春天的云虽有些臃肿，但不失赏心悦目；夏天的云精简了，更显得飘逸自在；秋天的云丝丝缕缕，突出了蓝天的高远；冬天的云天灰朦一片，顿觉天地的恢宏大量。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云。具体来说，云的形状不会也不可能重复。云的种类只能粗分，若要细分，会遭遇除不尽的无穷无尽的余数。就颜色来说，有白云、乌云、灰云，还有红云，如按颜色的浓淡或搭配来细分，是个无穷数。按形状来说，有面包云、鱼鳞云、豆荚云、金边云、银边云，如花似动物的就更多。按时间来分，早上的，上午的，中午的，下午的，黄昏的，夜空的云都各不相同。按天气来分，晴天的，阴天的，半阴半晴的，风和日丽的，电闪雷鸣的，台风咆哮时的云，既有静态，也有动感。

总之，云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一种难以统一的东西，它每分每秒都在变，每时每刻都在流动。

人的思绪，或者叫情绪，跟云一样，变幻万千，起伏不定。写作，特别是散文写作，是最自我的东西，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多丰富，写出来的东西就有多丰富。作者的思绪，就像流动的云，不可复制。每一篇作品，都是一定环境下催生

出来的情感的产物。即使是一篇最简单的随笔,如果一些时日后原稿丢失,想要重写出来,那是办不到的。就算记性特好,记了个大概,由于时过景迁,也没了原先的韵味。

这就是把多年的稿子结集的原因。

这本集子记录的,就是我在写作的当时产生的某一种思绪,某一些想法,并非是说教的大道理,玄妙深奥的思想。

如此而已。

关榆林

2008年8月25日 于开平

目 录

前言(代序)	1
--------------	---

思来想去

寂寞溪边	3
冬行春令	7
隔着玻璃看云	9
花事	12
风雨及其它	14
相见是缘	16
山野寻梅	19
天上的云	22
关于吃饭	25
树的高度	28
铁锈中的绿	31
小河边的芦苇	34
春天现象	37

大自然	40
家园梦	43
表象与表象背后	44
平常的生活	46
踩着落叶走	48

闲言碎语

目光	55
小区鸡鸣	58
开平立园的名字	61
西郊路的那些树	63
意念荷塘	66
柑子和番薯	69
咪咪回国	72
香港作客记	75
夜逛城市广场	78
“你们是好人……”	81
小区的雀仔	84
大郭的胡子	87
过年的感觉	89
午后笛声	92
大广场与小纸片	95
地铁车箱里	98

小鸭子呷呷呷地叫	100
笑声	103
听粤曲	106
老婆上大学	110
啡馆闲聚	113

江岸风景

卖蕉船	119
漫步心得	122
背小孩的老人	125
向江的鸟巢	127
打拳的老人	130
小槐树	133
春江水满	136
细叶榕与大叶榕	138

乡间记忆

走过长堤	143
树生桥	147
永远的青草地	151
父亲在乡下	155

阿甘表姐	159
又见木棉红	163
六叔轶事	166
清明回乡琐记	169
在十三行的日子	174
吃早粥	179
六叔嫁女	183
父亲的记性	186
空屋地上的菩提树	189
阿娟粥铺	192
父亲的暖水瓶	195

大地印象

喀纳斯的笛声	201
塔里木河的水	205
天鹅湖偶遇	208
西江静静流	212
雪乡纪行	215
放鸡岛去来	220
海南心得	224
走过罗湖桥	229

一些人物(小说)

种地	235
找教授	238
靓女	241
同学	245
挂牌仪式	254
校长	260
同学聚会	267
大班椅	269
让座	271
领导人	274
入伙	277
赶云的人(科幻小说)	281
后记	289

思
来
想
去

寂寞溪边

盛夏回三百里外的故乡，为避午后炎阳，坐了清晨的头班车。虽然朝阳已似火，但大客车撞击清晨的空气，搅起阵阵凉风，还算惬意。不料车未出市郊，即抛锚于国道右侧一小溪旁。司机鼓捣车子，一车人便卸落溪边。

挨着溪边的是一间带骑楼的卖缸瓦的旧楼房，屋里坐着一个胖女人，估是老板了，想必生意不怎么样，店堂里没多少缸瓦货品，倒是外面靠溪边的墙根错落堆放着一堆堆的瓦筒和抽水马桶，青苔也生出来。一条水泥小径在缸瓦堆间曲曲扭扭地通向缸瓦铺的后门。一只小花猫原本懒洋洋地躺在小径上，一下子下来这么多人，它一惊，倏地跳上水边那叠得最齐整的瓦筒堆上，回头望一下那些陌生人，见他们并没有恶意，才复又眯缝起眼睛，懒懒地趴下，继续晒它的太阳。

溪水也是懒懒的，带着刚睡醒的慵懒，缓缓地流动，水面上有着一些油迹，被流动的水拖得长长的，无声地滑进穿过国道的大涵洞，到国道那边去了。

典型的炎夏清晨，郁闷得很，空气几乎凝固，没一丝风，沿溪水边虽然青绿一片，但有几片阳光眷顾，卸落下来的乘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乡镇进城的，他们见惯绿色，为避那那几片零碎阳光，都挤进窄窄的骑楼里去了。只苦了小溪，它虽贴着国道，国道上也车如流水，但它们从不肯为溪水而停留片刻，只有我们这

辆抛锚车不得不停在这里。虽然如此，溪边到底迎来了一批请不到的稀客。小溪苦苦守候了这么多时日，眼看就要打破难耐的寂寥，无奈还是咫尺天涯，失之交臂。

只有我这个城里人，对于野地趋之若鹜，身披金色朝晖，独自徜徉溪边。

小溪不大，可水流源源不断。不断的水流，滋润得溪边蓬蓬勃勃。首先是无处不在的野草，它们连片地生长，沿溪的绿色就主要靠它们铺盖而成，特别茂盛的地方，野草长得一蓬蓬一团团，它们中出类拔萃的，一支支芒竿般直刺刺的从其它植物中间突围而出，独享长空。它们长在水中的，支支草芒形成了几片竿阵，泊着成串的水浮莲，管它身边水流匆匆，水浮莲自岿然不动，暂时得以告别漂泊生涯。

野草叫不出名，但随地蔓延的藤蔓却认得出来。那毛茸茸的是南瓜藤，那干干瘦瘦的是野葛。两种藤蔓互相缠绕，爬满一地，隔不多远，会有粗野的野芋撑起硕大如伞的叶子冲天而起。两株小荔枝树苗才盈尺，可也仰起墨绿的叶子争得一席之地。瓦筒堆那边远些的地方，一棵有一人多高的枇杷树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远远的、带点羞怯地望着陌生的人们。废弃在小径边的两个大花盆上的几株仙人掌则像是几个野孩子，歪歪斜斜，不在乎别人怎样的眼光，管自做自己的事。

小小的溪边，竟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咏的是梅花，这里是“国道涵桥边”，没有梅花，却同是无人问津的野地。长出的东西，种子不知何处来，只知它们都悄悄地长，默默地谢。国道上天天驰过许许多多的达官显要、王孙哥儿、新贵明星，甚至蝼蚁般的芸芸众生，他们都不会特意转向溪边，那怕只是投去关注的一瞥。溪边的植物们也不会去在乎有谁留意它们，照样的长，照样的开。

啊，那枇杷树下的水边，居然有一大丛炮仗花，红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开得灿灿然。这下，“国道涵桥边”不再只是“寂寞长无主”，也有“寂寞开无主”了。

无人问津固然可以自由自在，但亦有缺憾。比方说，枝蔓比较瘦弱，葛叶黄怏怏，南瓜藤细若筷子。野地里无主的自生自灭的东西，种子落在哪便长在哪，能够长成已属幸运，亦无谓再去苟求什么了。看它们长得蓬蓬勃勃，不就挺开心吗？只要心安理得，粗茶淡饭亦是乐事。

叫人叫不出野草的名字，心总有不甘。看见一老人从骑楼里走出，即叫住发问。

“阿伯，那草叫什么名？”

“不知道，”老人摇头，却像数家珍般指点溪边：“南瓜、芋头……”

“不是野芋吗？”我问。

“不是！”老人很肯定，“那是人工种的，还有南瓜、葛、龙眼、枇杷……统统是人工种的，除了草……”

我懵了。细看老人，虽然是穿城里人的细料衣裳，仍然掩盖不住昔日长年田间劳作在他的肤色、额上皱褶里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不会骗我的。再细看溪边，南瓜是不会野生的，有人无意扔下瓜籽而发芽，这有可能，但不会扔得那么均匀，藤蔓不疏不密地布满溪边；同样，葛也是一样，长得疏密有序，并且有人胡乱挖过，留下狼藉洞穴一个；还有那龙眼苗，分明是种在人工掘的坎里……

我怔在那里，面前溪边的野趣黯然失色。既然是有心种植，为什么又不加照料，让种下的东西面黄饥瘦，与野草齐长？不经意间抬起眼，发觉那只小猫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两只爪子很吃